

嫁書記

臺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賀德芬

愛書成癡，是所有讀書人的通病， 少有例外。

讀書、買書、藏書、寫書也編書， 是我教書工作的一部份， 但論及書與生命的結合，我自忖，與一些嗜書如命的文人相比，我對書的痴迷，僅達中等程度而已。

我最早和書的記憶，要回溯到小學五六年級，有能力自己閱讀時開始。那個時候， 剛由父母帶著逃難到台灣，雖然已安定了下來， 但生活艱苦，家中除了課本及非買不可的參考書外，一本餘書也沒有。我自己撿到的支紙片字可就如獲至寶， 隨時邊走邊看。當時在華陰街的鄰居，還以為我多麼的好學勤奮，其實看的可都是些斷簡殘章，甚至是商業廣告，電影本事而已。

偶而， 有點零錢，在學校對面，承德路和南京西路口有家小小的租書店，五毛錢租一套小孩書，那已經是天大的恩寵了。

後來，母親將日本式的宿舍，後院及前玄關都以木板格成小間，分租給別人來貼補家用。其間來過兩個房客，一對姊弟，藏有好多翻譯名著，那可是我的寶庫了。另一人則有許多小說報，和通俗小說，我最早讀到金杏枝的小說，那時很受抨擊，說是低俗的黃色讀物， 我也照單全收。那對姊弟住的時間不長， 我只記得他們姓「單」，說起來，他們還是我讀閒書的啓蒙師傅。

等我以教書做為終身職業時，讀書已是必要條件。隨著留學、進修、參訪甚至旅遊的足跡，逛書店、尋書、買書成了每次旅程的重點，也是最沈甸甸的行囊。

長期的積累，也終於有了數量可觀的藏書。

藏書多， 當然不等於學問大。但是，藏書總是讓自己的工作有了靠山，不致於那麼心虛。在我們法律學界，早期的歸國學人要爭取回台大的教書位子， 就有不少人特別標榜他有多少藏書，作為優勢的競爭武器。

書多了，整理和保存，都成了甜蜜的負擔。每次搬家，首先考慮的總是書櫃如何安置。搬動時， 我都要親自打包，分門別類裝箱， 以方便上架。三不五時，發現書架亂了， 就又大張旗鼓的重新調整。我簡直就樂此不疲。雖然沒辦

法像某些通儒大師，對哪本書的第幾頁有哪一句話都熟背如流，但大致上，書的位置和內容我是清楚的。一旦發現某本書突然不見了，當然又是一場混亂，又得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搜索，重新整理。

理書，幾乎成了我的癖好。有回閒逛到泰順街的蘇格拉底舊書店，是個年輕人獨力經營，附帶著有飲茶吧台的小空間（現在搬進清華大學校園去了）。這正是我曾經有過的夢想，還發現這年輕老闆原來也是念法律的，也就更投契了。只見他各類書籍雜陳，全無頭緒，我竟自告奮勇的說要來幫他把書歸類好。我總是這樣一廂情願的熱心過度，說不定把他嚇壞了，也說不定他自有他的邏輯系統哩。

有間書房，應該也是所有文人認為理所當然，可以皓首窮經，可以與世隔絕，可以唯我獨尊的天地。現實生活裡，雖然不是那麼容易，但再侷促，也都要安置一個小空間，即使是一道書牆。每個文人都還會在自己的書櫃前拍幾張照片，我自己也有。

空間永遠都不夠。我的書也散在好幾處，台大的研究室，家裡等。等我要從台大退休時，研究室和宿舍都需在兩個月內退出。問題就來了，這麼大批的書怎麼辦呢？

嗜書如命的人，絕不甘心讓書就此流散，還要傳遞給子子孫孫。只是，「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」那是在一個封閉保守的社會，對資產傳承所做最大的期待。在如今這麼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裡，書，正顯示主人的讀書方向和風格，極具個人特質，將之當成家產傳給子孫，像寧波的天一閣一般，豈不反而侷限了子孫的自我發展，甚至成了子孫沈重的負擔，最後的結局大都是落得個煙消雲散，灰飛湮滅。如果被秤斤論兩的淪落到舊書攤去，恐怕在地下都要痛哭流涕。

我從無藏諸名山或澤蔭子孫的念頭，更不願意「被役於物」！但書可不是物，即使不是生命的全部，也是經過磨磨娑娑，相聚了幾十年，裡面還住著作者的精靈，她是有生命的，豈能當一般廢紙處理？

我把書視之為極有個性，最鍾愛的女兒，女兒的婚姻自主，由不得我。書，我可是要憚思竭慮，為她尋找到最好的歸宿。

就此，開始了一段書的曲折旅程，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。



賀德芬老師

其實，我是要先處理書，因書結緣才決定從台大退休，去體驗南部生活的。當初，有個早年的學生在南部私立學校當系主任，談起資源的匱乏。那是所由佛教界興辦才滿十年的學校，號稱以社會科學見長，有古代書苑的氣息，卻沒有法律、政治等基本科系。我基於平衡南北資源落差的心意，有心為她們建立一間法律圖書室，乃恰妥將書贈與他們他。當時的條件，即是收攏在一處，設專室管理。誰都知道，個人藏書散入大庫，嘩啦一聲，就如涓滴入流，無蹤無跡，這肯定也是藏書人的最椎心之痛。

後來，事與願違，現實與理想差距太大。當我想結束這輩子的教書生涯時，仍想著把存放在家中及研究室裡還有關於智慧財產權、傳播法律及性別研究等極專業的書籍，一併贈與學校使用時，校方卻以空間不足，即將打散原存放一室的贈書而回絕，更別說再要贈與的書了。

這與初衷顯不吻合了。

我決意將所有的書取回，校方也快意應允，只是，我該怎麼安置呢？

過去，所有的書分別安置，解決了空間問題。如今，只剩家中一間小書房，如何去歸攏一處呢？

好在，一切事物冥冥中都自有天意安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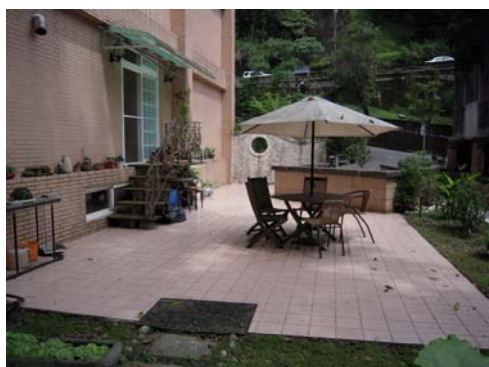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我必須即刻遷回台北的零八年十一月下旬的那個禮拜，我竟然順利的在離住家不遠的近郊覓得了一處前有小溪，後有大樹，鄰近國史館，又頗有人文氛圍的屋子。於是，「勁草書房」就此誕生了。



勁草書房



勁草書房外觀一隅



勁草書房外觀一隅



勁草書房內部擺設

勁草，她不是在住家中的一個小房間，而是完完整整，有廳有室；有院落、有樹木花草，可藏好多好多書的真正書屋。

能坐擁有一間書香滿室，可聚氣會友，專屬於自己的書房，那豈是夢寐能求的癡想？雖然小時候，因為常去家附近的行天宮圖書館，曾發過奇想，以後要開家圖書館。不過，那只是小孩子一瞬間的異想天開而已，當不得真。

而今，因緣際會，我卻真的有了這麼一套書房，彷彿天方夜譚的成真？我準備將之作爲對朋友及學生半開放的圖書室，可以舉辦小型討論會，可以作爲私淑教室，更可以邀集新知舊友聽音樂、看影片，品茗、談心。

當沿著牆面，架起了由幾個女朋友自己訂購木材，自己裝釘、自己油漆的純手工書架、果真是個以書爲壁的空間，好不愜意。當一切就緒，拿一本閒書，端杯咖啡，坐在院子中，那種滿足，直把此處就當成了天堂。

感覺一直都是美好的。每一次到勁草書房去，都讓人滌盡俗塵，把心平靜下來，而，每一次，也都令人留連不已，不捨離去。

只是，理想與現實的天大鴻溝，再度浮現。現實的難題，正對我做嚴酷的試煉。

私人經營一座書房，幾乎沒有成功的例子。為此，我特地到寧波去參觀了天一閣，明朝時由范欽所建，並嚴格要求世世代代恪遵祖訓，全力守護的中國最大的私人藏書樓。結果，仍是經不起天災人禍，巧取強奪，歷經了幾百年的風雨，而今，僅成了一處售票供憑弔的觀光景點。我特別留意到有這樣的紀錄：天一閣因不許外姓登樓，有一個酷愛讀書的女子，錢綉芸，選擇嫁給范氏宗人，以圖取得登樓讀書的機會，最後未遂其願，以致抑鬱而終。這樣的故事，太讓人歛噓，也真慶幸自己生在現代，不但可以隨心所欲的讀書，還能擁有一座書房，那種幸福，太令人陶醉！



南國書城-天一閣



天一閣外觀一隅

然而，日常的清潔打理，圖書的管理，無不需要全力投入，還要制度與專業。剛開始時，倒也精神奕奕，忙得起勁。時日一久，難免心力交瘁，深感負荷無力了。有次，有個同事來，一次就要帶走十幾本書，真讓人無從招架。長此以往，若不能建立專業的管理制度，書的流失，已不需要天災人禍了。

行政瑣事的負荷吃力，還在其次。重要的是在這一年內，我竟接連永別了兩個至親長輩，更有親戚朋友的訃告接踵而至。生命豈是無常兩字，它的侷限性和短暫才是常理，而笙歌散盡，曲終人散，更是必然。我雖然早就有此了悟，但總是因循著未曾正面面對這生死的大課題，混混噩噩的過著日子。

徹底退出教書生涯後，妨如從象牙塔中步入凡塵，我努力的調整生活態度，想要切換出全然不同的人生風景。尤其，經歷著越來越頻繁的或病或亡，雖然悲慟無奈，但也讓自己更豁然開朗，坦然面對生命的規律。一切既已了然於心，必

須先安頓好常掛心的事，做好一切該有的準備，讓過去先有個完美的總結，才能更珍惜往後的時光，毫無牽掛，安然自在的開始新的生活。

藏書，縱使再珍愛，也終是身外物，難捨得捨，不如早做處理，以能為之尋得最好的歸宿，真正的世代傳承給大社會，並即刻發揮其作用，讓有需要者能夠使用，才是正道。

我的書，最後能回到台大，對我這麼個一輩子在台大安身立命的人來說，真正是得其所哉！至於，勁草，是否還是書房，那已是後話了。

